

新集 十三之十七

六曹

樞密院

事文類聚

新宮城書藏

1加
+68/67
531



4 3
167
31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三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禮部尚書

歷代沿革禮部尚書周之春官也漢成帝置尚書四人其四曰

客曹主外國夷狄光武分六曹吏部曹兼掌選舉齋祀事

皆禮部也魏尚書有祠部曹東晉置祠部尚書掌廟祧之禮

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一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

稱儀曹尚書後周依周官置春官大宗伯卿隋為禮部尚書

唐因之龍朔改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復舊光宅為春官尚書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三

禮部尚書

利
267
35

東方
學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三

神龍復舊宋元豐正名始除尚書闕元祐六年以梁燾為禮部尚書元仍唐宋舊置禮部掌凡禮樂祠祭燕享貢舉釋道四方使客諸蕃進貢犒設帳設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三曰春官共屬六十掌邦禮周禮宗伯掌邦禮治神

人和上下書周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

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典乃立春官宗伯使

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禮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

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同上夏父弗忌為宗伯

左傳宗伯秩禮是為大僚李緯制春曹尚書元積行王播制禮

臣不佞燕許公碑春官古卿是用授汝南豐擬制擢登宗伯之

曹上應文昌之位晏公類要實在南宮之列賡表類典朕三禮

大舜委於姜夷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彤伯建茲歲首寔曰春官

教敘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天郊地之典舉其宏綱朝日

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孫鷲集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

并為宗伯之任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南豐擬制正禮闈以充

負眷惟千古之儀文時付一時之雋彥故從劇部移宜清曹賡

表記光明畫省務總要樞建禮仙門職惟喉舌張錫制典禮之

於有司非人莫濟秩宗之於省戶其選則高同上五星懸暉差

池紫宮之典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門蕭子範表

詩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詩以王珪拜禮部尚書後以侍

郎執政杜選王評事

古今事實

管攝二曹

後魏孝文征馬圈留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北史

授卿二職

唐高宗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資故授卿以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報卿直言

陳叔達初建成元吉疾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相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太宗時拜禮部尚書勞之曰武德間公有直言故以報卿

召入決事

睿宗朝薛稷為禮部尚書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

筮得鼎卦

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為卿輔待易姓乃如志至唐終禮部尚書唐書

藝如襪線

偽蜀韓昭仕為禮部尚書琴棋書筆射法悉皆涉獵李公穀曰韓八座仕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北齊書

沔善禮經

唐崔沔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

馬卒贈禮部尚書

稷議配饗

宋豐稷為禮部尚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饗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者謂二人得罪於哲宗廟或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配享中宗豈非得罪於中宗者哉

通畧

止高麗市書

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盡許之禮部尚書蘇軾言漢東王求諸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與乎詔曾經買者許依例同上

却西蕃貢馬

宋元祐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事下禮部軾特為宗伯判其狀

云朝廷方却走馬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

蘇東坡三馬贊序

古今文集

雜著

禮部長貳碑記

洪邁

起建炎丁未至今三十四年凡禮部侍郎尚書名氏可見者毋慮五十有八人其在事歲月若除舊拜新雜出於掌故省臆或脫不具然大畧在是矣自元豐定官制歸天下萬務於文昌曹分賦職頗采用周官唐六典尚書品第二侍郎品第三皆法從屬車間朝廷所以尊榮之甚寵由是得政者鴈行立然要為具負吏朝日而坐出曹弊治不過操牘視成振之以章程梃之以挈比思慮索於几案此其勢不能得施置自便獨宗伯不其然

間平時繩墨要會疑亦王官之一守有日天子舉遺典禮大朝聘大慶賀與天地宗廟典策秩享之事衆史贊聚閣筆詞不占措乃雍容風議斟酌故實援之古可驗揆之今可行者繫吾啓爲之非特規守成法視故府鍾鼓玉帛周章有司之後而已則上所選置正用第一品亦其理宜中興之宰十四而以是進者六故相國義陽公清河公江寧公吳興公今相國縉雲公弋陽公礪礪落落如乘倉龍駟北斗淵耀下飾燁然一時固宜登載表暴使後之君子有所瞻依新安金公乃命郎吏謹具年次書諸石紹興三十年九月初一日記

辭免禮部尚書兼翰苑奏狀

周必大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臣竊惟掌禮代言班高選遴國初陶穀雖

嘗兼領然宗伯猶是階官未率屬也元祐中獨蘇軾文章學問稱此兩職然亦先後迭居不聞並命自紹興至于乾道沈與求孫近胡交脩楊椿汪應辰俱是六卿祗帶兼權學士有以見名器之重不輕畀付如此今臣至愚極陋無一可取積繇遭遇徧歷清華懷感恩之意而口不能宣堅報國之誠而力不能逮前此奏對每及祖宗時居內制者大率久任則臣拳拳之志粗亦可推第緣宿恙侵凌未免僥求閑散陛下海涵天覆已極隆寬乃復過有褒遷超視二品直兼翰苑度越前規寵厚而愈加位高而益進方聖主大開公路臨照百官何乃眷私小臣獨用其至此臣所以旣懷滿盈之懼又慮仰玷聖明瀝壑顛天殆不容已伏望睿慈鑒臣悃幅非敢禮辭特頌詔旨亟寢成命清資異

數留待奇才庶安危秉迄荷保全之賜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星尚玷續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中謝臣竊考自古豪英之才旋觀當今文學之士或抑厭草茅之下或陸沉州縣之中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階方寸之地通籍幾人况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論思獻納日邇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徽數向匪負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耳爲窮陋之民君門九重敢起躋攀之念而自親逢聖作首奉詔除簡知特厚於衆臣獎擢徧更於華貫官益崇而效寡祿愈富而報微左降固宜右遷何有

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恩帥屬春官光貳卿之舊次摛文禁苑忝四命之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繡鞶而驚駿正使實兼數器尚虞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周章就列俯仰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叶舜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上雖洞照於羣情浩浩其天每包涵於萬類寧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菲葑遂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令文章期昉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晞鄭國之賢苟道素殫豈醅洪造

禮部侍郎

歷代沿革

隋煬帝初置禮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中爲司禮少常

伯咸亨復舊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

功負外郎典貢舉開元中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詆朝議以考
功位輕不足以臨多士次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宋元豐正
名除戶部侍郎謝景溫為禮部侍郎自此始正除尚書關元
仍唐宋舊置禮部侍郎

羣書要語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周禮禮部侍郎周之春

官小宗伯也六典貳宗伯之掌禮典諸侯之貢士職類唐制可

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弟俊秀白集韋貫之制擢以公

望貳于秩宗豈惟神人之和兼舉孝秀之目職類唐制秩亞春

官南豐擬制稱秩元祀春官舊職舉秀與賢國朝兼領非文儒

碩茂裁鑒精實重于一時者不在此也職類禮闈儀曹典郊祀

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公正者不足以

處之白集授韋貫之禮侍

詩句望郎到處覺風生鄭谷和禮部盧侍郎南宮吾故人白馬

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杜甫寄禮部賈侍郎

古今事實

侍郎入相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

麻鞋著及袞視事不決旬果拜南部新書

學士加榮

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訖謁宰

臣源侍中口負公父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竝為學士之

光輝雖然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

爲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負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愈也

唐書

父子南省

崔挹子湜先是湜爲兵部侍郎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有此事

兄弟禮部

崔氏兄弟六人邠邠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曰邠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卽其里爲德星社

並唐書

重於宰相

韋純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選多公卿

唐賈餗爲中書舍人後正拜禮部侍郎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

韋涉裁鑒

唐韋涉字殷卿爲禮部侍郎於裁鑒尤長

本傳

柳璟寬信

唐柳璟字德輝爲禮部侍郎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遊於

門者他日皆顯於世

瑞柳試士

呂渭字君載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歿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為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為題帝聞而嘉之唐書

梯墻決事

惠文太子薨詔禮部選挽郎侍郎賀知章取捨非允為門蔭子弟喧訴盈庭知章於是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舊唐書

直言時政

宋劉正夫字德初除禮部侍郎尋見詔求直言正夫條奏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器輕賦歛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

祖宗成憲謹持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

東都事畧

抗聲和議

宋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遂命出守中興繫年錄

不宜輕出

宋中丞張守

謏文靖

除禮部侍郎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至

中興係年錄

政事堂中諭以正人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當專任用

宋張魏公復除知興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朕將有為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意

當專任用 朱晦庵集

古今文集

雜著

謝轉禮部侍郎表

范文正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墻弗獲致寇是虞中謝伏念臣布素寒
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
政深自感激詎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
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
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秘殿復蒙幸於善藩天拙云藏
人言用息莫聞課最醜覲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震威日月
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禔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

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正服榮而為懼臣敢不夕惕三
省寅恭一心進而盡憂國憂民之心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
酬聖遇用竭愚衷

謝除禮部侍郎表

周必大

掌祕府之圖書久玷英游之列奉甘泉之筆橐驟汗法從之班
恩厚踰涯感深次骨中謝臣聞知人繇乎堯哲分職著於周官
明三德以有家所以撫五辰而凝庶績佐六卿而率屬所以倡
九牧而阜兆民何畏巧言其惟吉士如臣者以一介甚疎之跡
荷兩朝特達之知槐市蓬山早塵華選烏臺鸞掖浸陟要班洎
中返於江湖亦旋歸於覲闕踰年于此片善莫聞心踧踖以不
安顏忸怩而罔措所期顯黜乃誤殊遷惟宗伯古之清曹惟貳

卿今之膺仕禮樂自天子出雖上稟於聖謨籩豆則有司存當俯求於故實夫何鄙朴而許攝承夙夜直哉惟清莫遂夔龍之遜文章煥焉可述更慙乘馬之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古聰明御圖勤儉辨臣鄰之邪正昭示抑揚閔風俗之墮偷力加勸沮知臣雖無可用之實察臣粗有不欺之愚特假寵榮俾陪亞旅臣敢不益堅素守更厲丹心效守職之小忠詎塞論思之責竭事君之大節或酬覆燾之仁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狀

真德秀

內史之除倣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幄之新榮兼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寂謂寵光矧嗣皇訪落之初可輕畀付顧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閫二年憂民一意痒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無功徒致陰陽之寇精神既憤形體支離頃屬夏秋之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慮是慚詎意龍飛首頒驛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迺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輟造清華之選仰祈敷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庶少瘳狗馬之疾心存帝闕終願輸螻蟻之忠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院兼侍讀表

前人

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造邇臣之列職親地遂恩鉅人微中謝臣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多吉

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畢萃群賢正塗旣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邁先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瘳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絃之始鼇扉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持節洊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羲輪東出方溥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獵於儀曹金華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益恭遇皇帝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

適用之材知臣粗有不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前陳竊效孟軻之敬

律詩

寄王侍郎放榜

劉禹錫

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名聲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禮部郎中

歷代沿革周官太宗伯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魏晉宋齊

梁陳後魏北齊有殿中郎儀曹郎殿中掌表疏儀曹掌吉凶禮制皆禮部郎中之職也後周依周官隋禮部曹置侍郎一

禮部郎中

人煬帝改儀曹唐因之稱郎中武德二年復為禮部龍朔三年改司禮大夫光宅神龍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除劉贊王子韶為之大朝會則上書奏藩國貢物凡慶賀若謝則郎中員外郎分撰表文建炎三年詔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元仍唐宋舊置禮部郎中

羣書要語春官之屬

晏公類要

容臺是則僊闈咸推

唐彭景直

禮部郎制

儀曹之任實藉文雄郎吏之選必資時秀

唐授禮部

郎制

張燈起草譽動南宮

許公集

賜筆禮闈進席天臺之屬

張

賈制

裁書南閣

常衮制

大微之星郎位甚近宗伯之屬禮為司

清

公是謝表

俎豆之議著為典常殘奏之文傳為口實秩清任

重時儒所貴不次之用多此途出

曲阜行上官均制

儀曹郎選

參訂禮文兼職賤奏非富儒學未易處也

同上

掌佐尚書侍郎

舉其儀制而辯其名數掌凡五禮之儀二百五十有一

六典掌

禮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

及宮人等

通典注

詩句惟此禮部公

東坡也

寒泉瓮舊井滴此久羸瓶召還及脩

縵山谷

須知百日掌絲綸

禮部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

古今事考

真儀曹郎

孔邊為齊尚書儀曹郎屢歲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邊

直所謂儀曹郎也

南史齊書

鮮朝儀者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郎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此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梁書

南宮舍人

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

唐職林

宋神宗與

宰執議更官制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可除劉

摯

王鞏聞見錄

名表郎官

宋元豐官制禮部郎中謂之名表郎官別有印曰名表郎印

石林燕語

辭章自名

唐薛稷字嗣通為禮部郎中以辭章自名

論議無屈

唐李翱為禮部郎中性峭鯁論議無所屈見宰相李逢吉面斥

其過失

並唐書

奏議詳雅

唐王宏中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服其能

韓愈撰墓碑

大儀專委

唐劉沓字士深博綜羣書為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沓焉

止加尊號

唐文宗皇帝

卷之十三

十一

德壽堂

宋劉敞字原夫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遂上疏章凡四天子得公奏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言行錄

撰賜衣表

舊大朝會等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大觀以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京乃命中書舍人雜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於是間參取首尾或摘其一二聯次比成之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禮部郎官廳壁記

洪邁

鈞之為郎然二十四司冷熱劇易不得同日語中興時捐不急之官省郎負七以主客合於禮部號為兩曹而所掌猶不過賧削印瑞郊廟禮文與士子科舉事日所程判其多不能以百天明省門開繇大丞相以下畢入聽治吾同舍郎南典選北理財文書鱗午吏四繞不少置獨儀曹之廷可設翳罔予方理蠹簡呻帖畢作書生事業倦則偃一榻上遲食時矍起摩睡眼以出卒食舒舒而行伺丞相上馬已即去至無毫毛可用以為勒以白長官者其官同祿之入又同而佚勞相絕顧如此類之不厚難矣哉廳壁當有記以謹歲月識名氏今亡有也問諸掌固堂固不知蓋其官閑其吏緩閑與緩相遭苟且頽靡非一日實然

予訪老吏質太史越數月而後頗得其梗槩乃探建炎以來至于今日自祖秀實始并書其幸甚云紹興三十年七月八日記

禮部郎官廳記

黃疇若

紹興三十年洪內翰邁昉作中興以來禮部郎官廳壁記自建炎元年六月至開禧三年四月由祖秀實而下凡八十七人題字竟及跌後來無以書今國子戴司業溪廼伐石以續而題其名於端屬余記歲月于上惟禮部有儀曹郎蓋古春官之屬魏齊及唐多選名士典領雖不治文書比他曹為閑暇然極其至要則協禮樂以贊宗伯治神人以和上下至於事筆研於其間者亦必廉悍俊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乃稱是豈細事思厥艱大反不若縱橫計財甲乙論刑之為易易耳故廣前誌之未盡

冀方來之知勉使牽聯詩書業履光大以對于前聞人顧不憚歎母徒指瞞睫曰丞相上馬去吾事畢矣開禧丁卯九月丙戌

豫章黃某記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王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茲命爾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律詩

寄同年禮部趙郎中

鄭谷

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樺飄紅燼趨朝路蘭縱清香宿省時彩筆煙霞供不足綸闈鸞鳳訝來遲自怜孤宦誰相

念禱祝空吟一首詩

寄禮部劉郎中

令狐楚

一別三年在上京仙垣終日選群英除書每下皆先看唯有劉郎無姓名

禮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周官大宗伯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也後周

依焉隋開皇六年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儀曹承務郎唐武

德初改禮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司禮員外郎咸亨光宅神

龍隨曹改復宋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元仍唐宋舊置禮部員

外郎

羣書要語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外郎之謂乎白集行

張元夫制

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焉同土禮部

郎中員外郎凡講議制度損益儀物則審覆有司所上之狀以

次諮決而質於尚書省宋續會要

詩句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唐舊說○員外郎廳

有大石諸州府納廢印皆於石土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郎所

古今事實

瑞錦窠

唐舊說員外郎為瑞錦窠退朝錄

清廟器以下係員外郎

唐李班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材乎除禮部員外郎

文章稱首

唐劉禹錫柳文序子厚以文章稱首入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又柳子厚文章卓偉精緻聯林

撰定咸服

唐韋叔夏授禮部員外郎則天將享明堂受制與當時大儒撰定儀注眾咸推服之唐書

少年超取

僕年二十三甚少年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柳宗元與蕭俛書

十年方轉

唐劉禹錫為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從容段文昌入謁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須待十年之後此客入相方轉正曹郎耳自是禹錫決意連受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錄異記

名德為首

唐崔澹舉止秀峙謂王而冠者為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夫以流品相尚惟名德者為之首唐書

士林稱誦

宋汪大猷字仲嘉除禮部員外郎南宮名表一出士林稱誦之樓攻愧集

不許補館

唐許孟容德宗召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館諸

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于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
遷本曹郎中

不草虜牋

宋吳懋晉陵人為禮部員外郎虜立張邦昌法當部草牋奏公
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僂曰僕請為之由是獲免
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不能繫汝
如段秀實即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
疾篤於家 中興係年錄汪藻撰墓誌

論明堂合祭

宋王居正字剛中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祠祀明堂公立
議請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定撫州守臣言其露

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內臺臣繼劾守奪其州

口東萊文集

言海瀆祭典

宋李文簡公燾正除禮部員外郎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
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雨暘失節郡國水災以
此詔復舊

古今文集

律詩

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直省

鄭谷

錦帳名郎重錦科清宵寓直縱吟哦水含玉鏡春寒在粉傳仙
闈月色多視草郎應歸屬望握蘭知道暫經過流鶯百轉和殘
漏猶把芳樽藉露莎

禮部分堂

祠祭

燕享

山陵致祭

司天

醫卜

釋道

度牒

忌辰

廟諱

旌表

○舊祠部

歷代沿革東晉而下逮於北齊皆有祠部郎後周春官府有典

祠中大夫隋有祠部郎唐改為郎中龍朔中改為司禮大夫

後復故宋祠部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凡祠祀享祭

皆隸太常禮院而天文刻漏歸於司天監本司但掌祠祭書

日休暇令受諸州僧尼道士女官童行之籍給剃度受戒文

牒而已元豐改制郎中員外始實行本司事祭掌天下典祀

國忌廟諱凡本司所治之事月奏祠祭畫日及休假令節即

神祠封爵號則覆太常所定以上尚書省應宮觀寺院僧道

置籍書其名額歲較賢官功過而賞罰之元無傳曹官以令

史分名頭掌之

羣書要語祭以祀神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體莫重焉

南豐趙

令錄制

追建禮之禮曹

胡文恭贈曹旭制

水廳素號無事

紹興

日本中制

又隨急詔朝天去

陳後山送鄭祠部

仰承宗廟懷祗虔

晉

祠部猶含臺中宴會

古今事蹟

三世為郎

賀德基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至德基三世為祠部郎德基於

禮記稱為精明

南史

二年在部

宋葉夢得字少蘊遷祠部員外郎召對上喜因問在祠部幾時對行及二年上曰如是久乎朕即當不次擢卿後數日遂除起居郎長編

召拜祠部

晉周捨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吏部尚書范雲重其才器言之梁武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也

命陟典祠

宋富弼子紹庭除祠部員外制云惟爾先正相予祖宗爾少長義方習以成性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朕亦何愛典祠之清選而命汝陟焉以勸夫孝於親者得其欽哉東都事畧

呼為水廳

祠部呼為水廳

去声

言其清且冷也

因話錄

不博都門

唐省中語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

同上

言南北郊

魏徐邈為祀部上言南北郊及論明堂宗廟毀建言皆有證魏志

職太廟事

晉改立太廟摯虞為祠部郎職其事

職類

才應禮樂

晉許允之字之竒才應禮樂擢為祠部郎

同上

議有故實

後魏裴脩燕祠部曹每有疑議撰斟酌咸有故實

北史

不度僧道

宋陳襄字述古號古靈先生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表度十僧趙槩奏列于廟三年度道士襄皆執奏不行

神宗實錄

不阿秦檜

宋胡寧文定之子遷祠部員外與秦檜議論不合時熺為樞密檜問兒子近除如何寧曰外議以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以言童罷

紹興正論

論樂舞非古

姚察為尚書祠部員外舊魏王肅奏祀天地宮縣之樂八佾之舞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衣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備樂付有司立儀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咸希旨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為是當時莫不慙服

引經論薦新

趙彥若遷祠部員外郎先是宗廟薦新仲秋用芟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薦

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與祠部陸員外書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

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迹接於門墻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一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有有伊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

任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溥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強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群玉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群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

執事 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殷勤而語之期平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絃者
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群之才也
凡此數子與之足以取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
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
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
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
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
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
羨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與之無聞也執事
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
在朝廷者多以遊燕娛樂為事獨執事眈然高舉有深思慮
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

四方使客

○舊主客

禮部分掌

歷代沿革 主客之職周有之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匈奴單
于蕃部蓋主客之任也魏有南主客晉主客分左右南北宋
置主客皆因之隋為主客郎大業改司蕃郎文帝置主
客員外郎煬帝為承務郎唐龍朔改司蕃大夫宋主客無所
掌建炎三年詔禮部郎官一員兼主客掌諸蕃國朝貢及國
信禮物并封襲祭享之事元令史分掌名頭四方使客隸於

禮部

起家為郎

後漢何遜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為尚書主客郎

主客稱職

後魏李綝為尚書南主客郎綝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

庾對魏使

庾杲之為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郡家家題門帖賣宅谷曰朝廷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魏使縮鼻而不谷

南史

范接北使

梁范胥為國子博士有口辯嘗兼主客郎應接北使

美其醞藉

匈奴使李道固至詔使主客郎范岫等接對道固等美其醞藉

齊春秋

囚其失言

魏收為主客郎接梁使謝玳徐陵時徐陵為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收嘲徐陵曰今日之熱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數日

古今文集

古詩

寄主客張郎中

姚合

年長方慕道金丹事參差故園歸未得秋風思難持蹇拙公府
棄朴靜高人知以我齊杖屨昏旭詎相離吟詩紅葉寺對酒黃
菊籬所賞未及畢後遊良有期粲粲華省步屑屑旅客姿未同
山中去固當殊路岐

律詩

寄主客劉郎中

姚合

漢朝共許賈生賢遷謫還應是宿緣仰德多時方會面拜兄何
暇更論年嵩山晴色來城裏落水寒光出岸邊清景早朝吟麗
思題詩應費幾州牋

寄主客員外郎

姚合

蟬稀蟲唧唧露重思悠悠靜者多便夜豪家不見秋同歸芳菊
就微恙幾時瘳今日滄江上何人理釣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三終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三

二六

德壽堂梓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四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四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兵部尚書

歷代沿革兵部尚書周之夏官大司馬卿也漢置五曹未有主兵之任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大始中有五兵尚書宋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置七兵尚書後周置大司馬卿一人隋改兵部尚書唐龍朔元年改司戎太常伯咸亨復光宅改夏官尚書神龍復天寶改武部尚書至德復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

為三銓如吏部宋尚書掌武舉民兵廂工軍鹵簿及蕃夷官
負承襲之事凡聯其什伍而教之戰兵部武選之制倣貢舉
法若遣將出兵露布奏捷必告於廟其屬有三曰職方郡縣
地圖蕃夷歸附之事隸焉曰駕部輦輅車乘廐牧驛傳之事
隸焉曰庫部軍器儀仗鹵簿供帳之事隸焉元豐五年九月
詔應汾邊義勇保甲事竝隸樞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建
炎三年併衛尉寺歸兵部元仍唐宋舊置兵部掌兵籍軍器
鎮戍廐牧鋪驛車輅儀仗郡邑圖志險阻障塞之事置令史
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
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夏官司馬掌邦政糾大帥平

邦國周官矧惟若疇圻父薄違書酒誥注圻父司馬也祈父子

王之爪牙詩睢鳩氏司馬也左傳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

之法正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

即今兵部之任也通典尚書大司馬亦曰夏卿職林大司馬者

武官也大總武事訓馬為武者取其健行釋名兵部為西曹崔

融選人議惟茲夏官實掌戎政自居易行柳公綽制緝熙九法

董正六師孫述授李林甫制九法以正邦國蔡謨議五兵尚書

疏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南豐擬制夏官掌武趨進崇

資楊億代表文昌七兵之秩同上周禮命卿司馬掌國征之事

戕表類恭守戎曹訓齊武郡簡稽之務軍國是殷許公集周之

九法歷代用焉故夏官之重位高久虛鉞翊授陸辰兵部尚書

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廿四 七 總壽謹梓

制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東坡
表掌天下兵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凡軍師戍卒之籍山川要害
之圖旣牧甲仗之數六典

古今事實

為縉雲

黃帝夏官為縉雲史記

觀鳳凰

黃帝坐玄扈之樓上與司馬容光臨觀鳳凰之至河圖

以三公頌

周成王時畢為三公兼領司馬之職釋名

為宰相兼

唐姚崇為宰相兼兵部尚書屯戍斥堠士馬儲藏無不暗記唐書

南省視事

唐李輔國為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唐書

岐路大用

唐朱泚為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用封川多方沮之同上

數訪時政

唐王起字舉之為兵部尚書文宗數訪逮時政起因積雨願寬

逐臣唐職林

召入坐語

宋黃中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常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
亟召入坐語從容月必一再見公知無不言宋文公撰黃瑞明碑

居榮尚簡

唐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位而懶尚簡率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何假別求聞者歎美

通典

指樹而懷

唐吳湊為京兆尹以能政兼兵部尚書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

奏停叅辭

唐令狐楚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執弓弩帶刀就前書省兵部叅辭楚奏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舊所為日常不聞

省閣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猶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播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伏乞速人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

坐失軍容

唐元宗初即位十一月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坐虧失軍容將斬以狗張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功於社稷雖軍令不可加刑乃配流新州

疏劾亂行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忽有楮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乘衝突而來公呼

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國大夫人某大長公主也公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言行錄

論制狄道

宋兵部尚書王庶論制狄之道在於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已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拜樞密副使中興係年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為楊執柔讓夏官尚書表

光寵載臨震悸交集臣某中謝臣學無所成志不遠及徒以憑

託霄漢接南陽之近親感會風雲附西京之外戚遂得叨恩藉幸服冕乘軒將燕雀而同化共鸞鳳而竝翼自升榮軒麗接武卿士徒參河海之象竟之消塵之效竊位妨賢自其屏黜循涯揣分敢希超獎而聖造不貲天波累洽仍降非常之澤更申踰等之命豈惟連芳八坐上比七星固亦分職五曹專司九法昔虞登百揆命喉舌之官晉簡庶僚崇元凱之秩自時厥後此選尤難自非宿望通才高賢舊德何以別邦國之大典膺腹心之所寄臣尸忝無成實彰於既往朽劣不逮難冀於將來雖輸報有心而勉勵無術寧敢自安時謗屢玷國猷綜理機衡搜擇才俊而至公之道未廣於翹薪則作哲之明近謬於庸菲恐人物解體衣冠失望伏乞暫迴冲鑒俯絕過恩更弘尚德之舉不失

能官之授則濟濟庶寮自有悅於多士區區庸鄙倘無議於侯人

為歐陽通讓夏官尚書表

李嶠

非常之恩忽萃庸朽顧匪服而增覲奉如絲而自失臣通

中謝

臣聞思皇多士必求於俊又惟帝念功不寄於保庸臣識量凡淺志業空廢之刀筆之吏能無俎豆之經術徒以積勞為奉又官成資承日月之未光雨露之弘貸丈二之組每慙於假竊尺一之制更獎於庸微俛仰慙惶屏營反側夫以天臺峻密帝猷啟曠端揆隆於八座樞衡總於萬機非夫才賢孰能綜理况周官司馬有甲兵之職漢服珥貂兼喉舌之任屈前載此選尤難安可以樗櫟散材瓶甗小器比德陳劔差於謬寵實有懼於妨官今聖曆惟新王化資始工其代帝難所急伏願特寢過恩旁求實用塞多幸之路闕至公之道則巨鱗縱壑朝有得賢之頌惟鵠在梁臣無濫官之責

兵部尚書壁記

杜頤

周官大司馬即今兵部尚書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畿以倡我牧弘有萬類阜成兆民訐謨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訖于今居夏官者衆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勲以賢穆如清風翼我玄化率惟茲有典用保又有邦二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政敷以時道濟於物優游學府蔚為祠宗以公族之英受親賢之寄屬冢宰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邦理

東巡歲夏四月皇帝將崇厥德報厥功乃命再從兄開府儀同
 三司持節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禕
 禮樂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
 昭乃王度簡于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鎮朔
 方以無名之討八年而正虜平蕩攻石堡以不陣之師一旬而戎
 狄懾服榆關之後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之戰戒軍以
 嚴故坐帷而軍捷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叶上下和從夏卿之政
 則萬國平六卿睦辨九州之國知其奸宄同其貫利掌六馬之
 物駕理以則講獻以時握五兵之要以辨功理以待軍事此九
 職司馬政之所統也王勤政以和是以戎翰允轉打旅以蒐舍
 禽以苗理治以彌大閱以狩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敦教
 以就禮是以祀典孔明初則以法示其令也於則以伐明其德
 也九功惟序九序惟歌是用陳既往之烈係公來之美以書于
 屋壁

兵部長貳題名記

周必大

大小司馬著於周官歷代沿革可考也本朝倣唐六典曰兵部
 凡民兵廂軍蕃兵剽負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衛司人兵及大將
 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若蕃夷屬戶授官封之事皆主
 之曰職方凡天下地圖城隍堡寨烽候之數蕃夷歸明內附之
 事皆主之曰駕部掌凡輦輅車乘廐牧雜蕃乘具傳驛之政令
 辨其出入之數曰庫部掌凡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
 物及凡供帳之事是為四司而其主判率用他官所謂長貳姑

以寄祿而已尚書今銀青光祿大夫也侍郎今正議大夫也位序既高非宰執侍從鮮能至故方任事時自揚乃職有如歸班猶弗敢替畫規之義名公鉅卿磊落相望抑有由也元豐肇新官制尚書從二品侍郎從三品實坐曹治事名稍正矣而武選隸天官兵政歸西府其職視唐猶簡况於成周乎雖然古號六卿今日近臣使其告猷可以沃上心陳力可以大厥官則天下國家將陰受其賜烏在事之繁簡也若乃自畫于有司視成於胥吏縱法不爾繩課不爾殿得而無愆乎某五年之間兩以他官承懾惟亞去秋遂冒真秩恩厚而能薄身勤而才不逮夙夜以思何愿如之暇日視別部率有壁記紀前人名氏乃起中興之元逮今五十年得長貳百人而兼行其事者為抵牾踈略有所不免大槩具是矣元祐二年始置權侍郎從四品明年置權尚書正三品崇寧改元遵元豐之舊建炎四年復權侍郎紹興八年又復權尚書而建炎三年嘗詔六曹惟吏部備官餘長貳互置近歲以來乃或竝除損益時也何常之有故具列于上俾來者得攷觀焉淳熙三年十一月記

青州謝上表

歐陽脩

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榮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常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承優渥以慰癯殘惟孤拙之無

堪蹈艱危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惧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故輒殫悃幅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固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叮嚀知成命之難回勉覲顏而祇受而况全齊舊壤負海輿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盼泰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替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大馬苟豐于秦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無期盡瘁少谷鴻私

兵部侍郎

歷代沿革

兵部侍郎周官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也漢以來有尚

書侍郎

後周

依周官

隋置兵部侍郎

唐因之

龍朔為司戎少

常伯光宅中為夏官侍郎後復故舊制一員正三品總章元年加一員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令凡軍以籍緜隸者閱習按試選募元豐正名除許將試兵部侍郎自此始也元仍之置兵部侍郎

羣書要語

小司馬之職

周禮

析父之貳夏卿之亞

張九齡為裴

光庭碑

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

樂州記

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時司馬貳卿佐

平邦國

白集除柳公綽兵部侍郎制

六卿之亞皆高選也而夏

官實主武事還貳析父用均爾勞

曲阜除陳垣制

古今事實

未幾拜相

蔣伸字大直為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咨天下得失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對卿矣伸不喻未幾拜相云

仍令知選

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尋令檢校兵部侍郎仍知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

父子同省

唐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挹為兵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未有

祖先有勳

唐衛次公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名在黜中公召而謂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竝優秩而遣之

能紹祖奕

唐盧元輔端靖介正能紹其祖奕

本傳

故有家風

唐太宗以楊洪禮有文器材擢為兵部侍郎入參機務出統衆攻戰太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弘武諷帝

唐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帝嘗謂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帝笑不罪

韋澳論諫

唐韋澳遷兵部侍郎與同寮蕭真深為宣宗所遇每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政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却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旨多從之

條奏八事

宋許將入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為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 東都事畧

首奏四事

宋周文忠公權兵部侍郎首奏四事曰重侍從增臺諫擇監司郡守久任監司郡守上曰皆今日要務也 言行錄

手畫形勝

宋王敏節庶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形勝利害上大 北盟會編 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

密言恢復

宋周簡惠公奏除兵部侍郎元顏亮斃張公自督府來朝密言恢復公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千言上唯唯五月敗書聞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叅知政事 平園集

力詆和議

宋兵部侍郎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關人上欲以公為直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

檜不能奪遂止

中興係年錄

氣折羣醜

宋李文敏公邴召為兵部侍郎苗劉反露刃宮門上登樓撫諭公亟趨前叱苗劉等兇醜稍息公扣宰相朱勝非問計策傳等皆在公反覆鑄詰人為公危公無懼色太后垂簾勝非奏變故以來能助朝廷者惟李邴鄭毅乃除公翰林學士上賜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辭氣折羣醜萬眾動色具在覲顏

周益公集

古今文集

雜著

上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

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
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駿明之
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
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
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千黷嚴尊伏增惶恐
愈再拜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周必大

褒遷過分震懼靡寧臣竊以本朝置侍從官特異前代蓋欲其
精白一心論思獻納增重王國非專使治有司之事而已自元
豐改官制雖稍循周唐舊典分治六曹然班列清高職業猶簡
委用之意夫豈徒然若時夏官尤號清選臣以庸庸之質荷特
達之知五年之間兩兼攝貳畧無補報有玷周行至於寓直禁
林執經崇政最為華近今悉冒居陛下虛心以求議論而臣喑
無一言陛下勵精以集事功而臣懦不舉職尚寬汰斥已是保
全復用何名更叨真拜而况早來奏對之際備聞天獎雖未披
於心腹已灼知其肺肝伏望聖明矜其自量非敢飾避特反惟
行之令誓堅圖報之心

謝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周必大

通班內閣已塵次對之華列屬中臺復冒亞卿之寵申命鑿坡
之直增光禁路之游稽首拜嘉省躬知愧臣某中謝臣竊以司
戎任重視草才難自非文武之兼資曷副國家之遴簡歷考正
元而後惟陸贄衛次公之並克載稽南渡以來有汪藻蔡密禮

之故事如臣末學難企前修徒夙幸於遭逢獲徧儀於清要愚
蠢空侗之性每辱照知荒唐骯髒之詞數蒙嘉獎首尾纔經於
五載攝承兩贊於七兵未嘗明久假之心矧敢覬爲真之命橫
黃金之帶驟拜新榮上白玉之堂更仍舊貫大恩所被小已奚
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時行緝熙日就運堯帝之德而奄
有四海方懋乃聖乃神之功立周王之政而灼見俊心不輕常
伯常任之選孰云儒緩叨此詔除况資翰墨之所長尤匪疲駑
之可稱臣敢不竭其忠蓋濟以靖共體元豐肇正於官名願效
論思之實念開寶初增於禁直勉圖潤色之工萬分可酬九殞
何憚

謝除兵部侍郎表

汪藻

東省深官方析病免中臺分職乃誤優遷資逢世以非宜龍逾
涯而益懼中謝伏念臣江湖遐裔章句小儒材不過庸僅及下
中之品學雖忘老安知左右之原偶陪多士之遊幸備公朝之
選徧誇清貫遂綴邇聯旋遭值於干戈獲奉承於羈勒才因事
見初無橫草之功裁與衰期乃有負薪之疾屢投誠於魏闕將
歸臥於漳濱猥蒙內史之書俾貳文昌之秩戎昭所繫儒綬奚
堪茲益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憂勤無逸光復祖宗之舊旣
已配天兼收文武之長未嘗偈日惟臣瑣質負國明恩竭股肱
之力而徒有此心譬腹背之毛而何裨於用耗糜廩食羞愧神
明不辭勉效於秋毫顧恐溘先於朝露周六典治戎之職雖幸
叨居漢九卿賜告之恩終期得請

兵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魏有五兵郎曹**晉**有七兵皆置郎中**宋**有中兵外兵騎兵後

省騎兵**齊**因之**梁**陳有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騎兵郎曹皆置

侍郎亦郎中任也**後魏**因**梁**陳舊**隋**初為兵部侍郎又改兵

曹郎**唐**武德改兵部郎中龍朔改司戎大夫咸亨光宅神龍

隨曹改復**宋**初除潘良器本曹所治之事郎中員外郎參掌

之建炎三年併省冗職以兵部郎中兼職方**元**置兵部郎中

羣書要語既參夏官之屬元和制詰夏官之制既參戎事之殷

擢受五兵之部 司武之屬重于文昌並同上七兵之曹郎

吏之選甚寵南豐潘良器制姑寵七兵之秋用服一臺之華胡

文恭曰公弼制

外兵之員

郭輔制

夏卿首曹中臺妙選

張易制

往踐五兵之屬

公湜行周思永制

兵部郎中二員一在侍從不

居外省元微之行楊嗣復制

古今事實

奏決若流

姚崇為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

之拜侍郎

公務脩整

唐裴光庭轉兵部郎中既歷清要人未之許及在職公務脩整

衆皆嘆服

所歷有聲

唐盧奕懷慎之子與兄渙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為鄂縣令進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渙之所治也

吏幹有稱

李愷歷兵部郎中愷有更幹明於几案甚有當官之稱

掌判帳判簿

唐兵部郎中二員一員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員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唐制

掌勳官簿書

掌武職勳官三衙及兵士簿書朝集祿賜假告差發武職告身

掌告身令

蕭愿梁宰相傾之子性淳謹承事父母未嘗不束帶而見然性

嗜酒無節職事弛慢為兵部郎中日掌告身印覃恩之次頗怠職事父傾為吏部尚書代愿視印篆其散率如此五代史

兵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周官大司馬屬官有司輿司馬上士後周依馬蓋員

外郎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兵曹承務

郎唐改兵部員外郎龍朔三年改司戎員外郎咸亨光宅神

龍隨曹改復宋諸司員外郎正七品兵部本曹所治之事員

外郎參掌之元仍唐宋舊置兵部員外郎

羣書要語員外郎二人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凡應舉之人

有謀略才藝平射筒射皆待命以舉若州府歲貢皆勘責文狀

而引試焉一人掌選院謂之南選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

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三銓進用則書焉

六典

古今事實

嘉貞詳決

唐張嘉貞為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庭無稽牒

正倫賢者

唐魏徵薦杜正倫擢兵部員外郎太宗勞之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

唐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兵部郎官題名記

周必大

本朝除郎之路雖廣而其要有三館閣一也寺監丞二也監司郡守三也近歲室其二卿監或可徑至而郎非歷監司郡守不可得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司馬列屬四中與初僅嘗備官建炎三年夏始以駕兼庫以兵兼職方其選清故平居無事多處文學之臣其權重故從軍若將命則往往假以為寵此其大略也隆興改元之五月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替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嘗並置要為有故而一員之制定矣某既與聞夏官之政乃刻長貳題名會同舍郎亦告石具以辭見屬老夫不文咕嚕莫能措姑效掌故彙前人名氏且粗記其因革云淳熙三年十二月十日周某記

兵部分堂

儀仗

○舊庫部

歷代沿革周禮夏官有司甲下大夫為司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皆庫部之任也魏始置庫部郎晉以後有郎中後周有小武藏大夫隋初為庫部侍郎煬帝為承務唐龍朔改司庫大夫咸亨復又為庫部員外郎龍朔以來隨曹改復六典宋駕庫二部皆無所掌建炎中以駕部兼領元兵部令史分掌名頭

羣書要語

銖

古今事考

掌戎器

唐庫部郎中員外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唐書

皆有美譽

唐陸象先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歷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兄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甚為當時所稱

示有止足

唐孔若思明經舉遷庫部郎中若思嘗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水滿於坐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唐書

固辭不拜

宋江智深元嘉末除庫部郎中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詭對稱善

宋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帝問尚書庫部郎中顧琛曰
庫內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秘不言帝
既問悔失言及琛詭對善之

古今文集

古詩

寄贈庫部王郎中

時充折糴使

盧綸

諤諤漢名臣從天令若春敘辭皆詔旨稱官即星辰草木承風
偃雲雷施澤均威懲治粟尉恩洽讓田人泉貨方將散京坻自
此陳五營俱益竈千里不停輪未遠金門籍旋清玉塞塵碩儒
推慶重良友頌功頌鶴髮逢新鏡龍門躍舊鱗荷君備有問深

感浩難申

驂慢置鋪驛走遍馬數

承發司文字

兵部分掌

車輅

合給牌劄

廐牧

○舊駕部

歷代沿革

夏官之屬有輿司馬有校人主馬之官有牧師掌

牧放布巾車掌公車之政及王之五輅皆駕部之任也魏晉

尚書有駕部郎宋駕部屬左民尚書齊因之後魏與北齊並

曰駕部郎中隋曰侍郎屬兵部唐龍朔改司輿大夫咸亨復

故天寶中改司駕至德復故宋駕部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

官充輿輦車乘隸於大僕傳驛給受一出於樞密院廐牧之

政總於羣牧司本司無所掌元豐改制郎中員外郎始實行

本司事參掌輿輦車馬驛置廐牧之事大禮則戒有司具五輅凡奉使之官赴闕視其官職及所治事給馬如格官文書則量其遲速附馬步急遞應內外監牧租入多寡孳產登耗皆檢察焉建炎三年以駕部兼庫部復併大僕寺歸駕部紹興元年復裁內外官於是駕部又當省而郎適贊讀王府有詔聽留需其遷勿補厥後間或一置而一員之制定矣元因之兵部令史分掌名頭無專曹官

羣書要語

夏官輿司馬

周禮

權司輿馬之政

初寮除李倫制

輿

馬輦乘之奉郵驛圉牧之治中臺要務主以郎官

南豐擬制

甲

胄弓矢之器乘輿鹵簿之式武藏之任郎選甚高

南豐駕部兼庫部制

詩句

幽閑靜境別無事惟有南宮老駕兄

白居易贈駕部吳郎中

古今事實

孝昭閱簿

北齊馮子琮為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帝曾閱簿領試令口陳

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分紀

楊素拊床

李靖在隋為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拊床謂曰卿終當坐此

公義竭忠

隋辛公義為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匹帝嘉曰唯我公

義奉國竭忠

通典

元亮清謹

崔元亮字晦叔為駕部員外郎清謹介特澹如也

本傳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四

二十

德壽宮辛

如處美官

唐畢緘字存之為駕部員外郎故事勢要家人以倉駕二曹為辱緘沛然如處美官本傳互見倉部

不博前行

中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唐國史補

古今文集

律詩 駕部鄭郎中三十八丈君貳東周榮加金紫谷以未

派之外恩舊事深因賀送 鄭谷

香浮玉陛曉辭天袍拂蒲茸稱少年郎置時曹雖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縱游雲水無公事責買琴書有伴錢今日龍門看松雪探春明日向平泉 十四卷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五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刑部尚書

歷代沿革 刑部尚書周之秋官卿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

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光武改三公曹主考課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晉初依漢置

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

獄始置都官尚書皆掌刑獄後魏北齊皆置都官尚書後

周置大司寇卿初曰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為刑部唐龍

朔二年改司刑太常伯咸亨復故武后改為秋官尚書神龍
元年復天寶改司憲至德復宋刑部尚書侍郎郎中止為階
官尚書掌天下刑獄之政令而侍郎郎中員外郎分治其事
元刑部掌律令格式審定刑名奴婢配隸關津機禁城門啓
閉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周禮司寇蘇公式敬爾
由獄以長我王國書立政司寇掌邦政詰奸慝刑暴亂周官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周禮大司寇
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同上司寇正刑明
辟以聽獄訟聽之於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記王制大司
寇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同上莒太子僕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

諸竟左傳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 爽鳩氏司寇也並同上 報

我五教掌茲三典常衮制掌其三典詰彼四方記室新書 超同

秋典顏魯公集設官分職以司臬事中典題名 秋官古卿南豐

擬制 中臺八座典司邦禁同上 丹筆平刑爰副一人之欽恤賡

素類 淑問之臣掌秋官曲阜制 秋卿恤刑事無枉撓又云紹蔽

帝於謳謹畫劄成於法理唐太詔令 國之二柄在德與刑邦之

三典惟清與慎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爽鳩之為

司寇務在澤人臯陶之作士師期於致理張鷟云

古今圖書集成

不前僧胤

梁羊侃為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闍人所坐

德壽堂梓

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

梁書

不屈仙客

唐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為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

唐崔隱甫傳

覆獄歎歎

唐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累歎奏決之日為之不食

上疏激切

唐顏真卿為檢校刑書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請百官凡欲論事必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聞奏真頰上疏曰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不過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覺悟漸成孤立矣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屈突固辭

屈突通為刑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

並唐書

隱甫自守

見上注

庭無留事

李適之拜刑書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本傳

刑斷減死

事文類聚

卷之十五

述

德壽堂

唐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公綽議曰尊毀卑非闕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

領羽林監

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又令於合歡殿講周禮後周書

息官省妖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恠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建議違制

宋王正公曾在審刑日建議違制親被乃坐罪未幾外郡有以具獄讞聞章聖俾以違制坐之公以制非親被請從違失上可其奏言行錄

疑獄聽讞

宋燕肅字穆之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一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眾東都事畧

議盜殺同黨法

宋韓忠獻琦知審院先是盜殺同黨既自已就捕例不抵死公

事類彙編卷之七十一
復書堂
曰此但并有其貨或就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
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奏刑不上大夫

宋蘇頌字子容神宗朝知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
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今
刑為徒隸恐汙辱衣冠耳仲宣由是得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
命官刑無杖黥者

蘇文忠公集

雜著

與鳳翔刑尚書書

韓愈

今閣下為王瓜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
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
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泱泱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
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
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
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
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
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
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
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
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

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

謝刑部尚書表

歐陽脩

職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謙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質稟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榮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蓋思於報效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悃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余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倉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怜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尤自期於塵露

辭免除權刑部尚書狀

吳永叔

臣欽聞出綽愧若踐冰伏念某蜀之鄙人亡所肖似自為青袍朝士已閱九年及玷碧落侍臣亦幾三載制詞共千百篇而經濟少奏對凡十八疏而獻納踈疎聖恩重於丘山臣報微於毫髮蓋嘗以疾病之連連而請外以鄉邦之顛覆而丐祠謂天蓋高

會是莫聽乃徑從於小宰遂晉長於秋卿華以一遷重於再命
載念士官之所掌寔於國脉而相關舜不賴臯陶之明何以布
好生之德周不得蘇公之敬安能審用罰之中必惟良臣始稱
公選若冒司於臬事恐紛致於人言欲望陛下矜察愚衷收回
成渙量能授職亟改畀於時髦敕法清刑庶共登於漢道小臣
獲免曠官之刺陛下不失知人之明

第二辭免

吳永叔

臣聞才爲造物之所珍名者道家之深忌二陸以吳中之秀入
洛官絕盛而毀來兩蘇以西州之考同朝位益高而謗起矧不
令之兄弟亡前脩之典刑而臣擣詞玉堂簪筆荷橐職親地禁
終日不離文字之間選妙秩清群才半入銓衡之下雉不能於
鑪采龜不解於韜靈致彼胥讒納之危竄每荷陛下保全之力
寔如皇天生育之仁曾未報於隆恩廼復叨於異擢亟騰免牘
以俟俞音盼春詔之十行雖荷褒嘉之寵掌秋官之三典終非
克審之才敢遜忠賢庶安愚分

第三辭免

吳永叔

切謂文昌高於法從憲部重於諸曹訟牒滋繁非膚敏之才不
足以剖析情僞刑章紛委非諳通之識不足以分別科條如某
謾學綴文未開讀律使之討論潤色尚能奏薄技於詞林若曰
糾禁議詢何以宅嘉師於王國倘非遜避恐速顛躋伏望朝廷
察其被寵之若驚諒其控辭之非僞爲敷陳於九陛庶畢達於
孤忠俾守舊官亟回新命

刑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漢以來尚書侍郎後周

依周官周煬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刑少常伯

光宅中為秋官侍郎天寶中為憲部侍郎掌律令刑法覆按

大理及諸司應奏之事宋元豐正名除大理卿崔台符為之

元仍唐宋舊置刑部侍郎

羣書要語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周禮周

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六典擢亞秋官韓文貳于刑讞劉瓛

制秋官亞卿曲阜制秋卿之貳 佐平邦憲類要秩貳秋官參

執邦典南豐擬制俾踐白雲之司裴敦復制當宣室受讞之際

思滿堂飲酒之言杜牧行李從誨制予曰罪爾勿罪予曰寬爾

勿寬同上小司寇之職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一日辭聽二曰

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周禮以八辟麗邦法附刑

罰一曰議政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

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勤之辟七曰議貴之辟八曰議貧之

辟同上刑部侍郎一員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

其屬有四總其職務行其制命凡中外咸質正焉唐職官制唐

有大獄即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唐

職林

五人集

東之相才

狄仁傑薦張柬之宰相才召為洛州司馬仁傑曰臣薦宰相而

事類彙編卷之五十一
為司馬非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

張東之傳

棲楚宣授

寶曆初宣中書以諫議大夫劉棲楚為刑侍丞郎宣授自此始

唐書

劉瑒統類

劉瑒轉刑侍精於法律選制勅可用者議其輕重成一家書號大中統類奏行之

王播格條

王播轉刑侍精於法律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歎服

道裕言當

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

韓愈表諫

韓愈為刑侍憲宗遣使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請輕亡珠罪

宋呂公孺字稚卿元祐初為刑侍原廟亡珠繫治甚久公孺言殿中主者不一前後代者未嘗以服御相授且諱日宮嬪往還不一有所亡豈可指意吏卒獄雖具顧非聖裁不可上深以為然

國史本傳

奏斥伶人戲

事類彙編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九

德壽堂

元祐中駕幸凝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澠水燕談

論執殺人獄

初刑部有劫殺人獄侍郎彭汝勵引例乞加貸配執政不以為是降特旨皆殺之汝勵執不可長編

平反遷官

范百祿字功父除刑部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鬪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憫則不可百祿在刑部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東都事畧

平反被賜

陳魯公康伯謚文正兼刑部侍郎前此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為獄重輕公平反之故家多被其賜言行錄

平反辭賞

張文忠公九成兼刑侍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閱首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為賞公辭曰職在詳刑而賣眾以邀賞可乎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崔嶧刑部侍郎致仕誥

王安石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邇臣恩紀所

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某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古之士者非苟自秩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刑部郎中

歷代沿革 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訟之事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一人隋初省三公曹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一人唐因之武德改刑部郎中龍朔改司刑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復改宋元豐正名初除胡瑗杜紘建炎詔刑郎以二員為額紹興詔見任郎官依元豐舊法分左右廳治事從右司汪應辰之請也元仍唐宋舊置刑部郎中

羣書要語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六

典宜正秋臺之職進丞郎資之務 胡文恭廖詢制刑者所以助

治聖人允謹中臺參綜郎選甚高 南豐除韓晉卿制丹筆議刑

國網作重白雲司職人命是懸 歲表類

古今事貫

充定律令

魏有定科郎晉賈充定律令以裴楷為之 職類

韓決奏讞

宋韓晉卿擢刑部郎中天下大辟請讞執政以為煩將劾不應

讞者晉卿適白事省中因曰讞不至矣議者欲天下獄悉從奏
決晉卿曰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皆從之長編

刑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周禮大司寇屬官有上士後周依之蓋員外之任也

隋開皇六年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部承務郎唐因之武

德三年改刑部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因之

元仍唐宋舊置刑部員外郎二人

羣書要語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

侍郎之貳唐書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碍恕縱則生奸惟是

四者持刑之權元積馮宿宿刑部員外制

古今事實

小三司使

唐有大獄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謂
之小三司使職林

第一課最

韋夏卿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刑部員外郎分紀

守法不撓

唐杜景佺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撓本傳

遺直何加

令狐峒大曆中為刑部員外郎上疏諫山陵事詔答曰古之遺
直何以加焉本傳

又請小秩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秩又不遂

尚書故實

可當是選

侍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鞫庶獄多協平允加以温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宜敬乃職

易任鑑刑部員外制

秩進知州

至道初張昱為刑部員外郎西川安撫奏望授昱諸司使知雅州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秩加賜令服而遣

例藏刑部

元祐元年三省言中書置刑房檢例官從之獨刑部員外郎劉夬上疏言元豐官制以例藏刑部可比則取鈔不可則取旨今

非故事詔如所請而例復藏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矣
朝通畧

關津譏察 城門啓閉

○舊司門

刑部分掌

歷代沿革

周禮大司徒屬官有司門上士司門下大夫後**周**依

周官有小司門**隋**開皇置司門侍郎煬帝去侍字又置員外

郎又改承務郎**唐**因之加中字龍朔改司門大夫咸淳復**宋**

因之**元**刑部令史分掌名頭無專曹官

古今事實

羣書要語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周禮

掌出入闡遺

郎中員外郎掌門門出入之籍及闌遺之物唐書又掌門籍關
棧及道路所闌遺之事

古今文集

雜著

司馬廳壁記

任希夷

門關之設尚矣在周爲司門在漢其名不一曰戶部曰門侯皆
其任也宋朝監省門用內三品元豐中裕陵聖訓內侍者以內
與外庭臣僚無交際得以盡情譏察爰自中興駐蹕臨安三省
樞密院俱列皇城之內外侍不時至則參之小使臣人微官薄
不足以誰何嘉定六年秋始用諫議大夫增置監門官一員以
京朝宰邑有治理效者爲之初奉命議郎前知嚴州淳安縣楊
恕而內侍由爲譏察遵舊制也于時政事之府更葺一新堂宇
崇成體勢隆峻嚴嚴翼翼輪焉奐焉至於門廡術徑而莫不斥
而大之氣象豐美過者祇肅于是更置專官以重其任蓋將謹
命令所出之原尊朝廷無競之勢肅于外者若是則嚴乎中者
可知施于下者若是則廢乎上者又可知矣居是職者不可思
之以稱上旨歟或以語楊君曰昕庭退朝飛蓋來下袞繡焜煌
車騎雜襲呵道告門先聲震疊又凡出入于斯多達官顯人從
以蒼頭廬兒謹諱旁午不特御者洋洋而已司門之官逡巡踞
踏兩扉之側其於伺察也不亦難乎又將不有以動其中乎則
告之曰昔蕭望之射策甲科尚爲小苑東門侯仲翁以抱關機
之以各從其志其後卒爲漢名傳蓋一命以上皆有常職所當

盡吾事而已奚有於他慕哉楊君勉之併以告諸來者

司門員外郎壁記

權德輿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士凡自漢魏以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曠然未常有鹵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事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由劇彭城仲子陵脩詞以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輟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性自牧闡然君子之道也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脩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閉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畧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欲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五

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六
十五
御書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六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六曹部

工部尚書

歷代沿革周之冬官卿也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吏人上書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魏置左民尚書晉宋有起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隋有工部尚書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咸亨復武后改為冬官神龍復摠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宋工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隸三司修造案本曹無所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六 一 德壽堂

掌元豐官制行尚書工部掌天下城池宮室舟車器械符印
錢寶之事有工山澤溝洫屯田之政令是時尚書猶未除人
紹興三年併少府監歸工部以文思院屬焉 按文思院舊屬
少府監至是以少府監併於工部故文思院監官乃令工部

辟差元工部掌修造管建法式諸作工匠屯田山林川澤之

禁江河隄岸道路橋梁之事置令史分掌名頭以尚書為長
羣書要語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 周禮舜曰咨四岳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 書舜典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同上宏父定辟

宏父司空 酒誥司空掌邦十居四民時地利 周官六職百工
與居一焉 周禮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同上

鳩鳩氏司空也 左傳五雉為五工正 同上國有六職百工與居

一焉 禮考工記程品之重有砉百工號令之先尤難六職 唐大
詔令冬卿常伯 楊億代謝表中臺起曹訓匠建事 南豐擬制尚

書漢公卿也言動可否屬人耳目固不專於率四屬程百工修
位於冬官而已 白集韋貫之制平百官之上書飭五材以辨器

非國之髦碩詳於典制則不可以綜事訓工建明理本也 常集
五材是宜百工惟敘城郭都鄙定其規士農工商得其所 記室
新書

古今事實

職在司空

唐張鷟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
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

代為八座

唐閻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

長孫稱職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隋書

大義剛烈

李大義為工書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

甚著勞績

鄭善果為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唐新語

不治產業

干休烈為工部尚書不治產業樂賢下善推轂士其眾並唐書

創軍國器

陳從易為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國器械多所創立陳書

構太極殿

初侯景二年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欠一柱至陳高祖時忽

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監軍鄒子度以聞

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

請斥佞人

宋元符三年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

稷工部尚書稷力丐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

方剝於秦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

定矣編年備要

召訪政事

張忠簡公闡擢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遞學士院朝夕宣召商確古今諮訪政事公入對尤數知
無不言屢引疾丐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工部一書
相從久恐言去邪

古今文集

雜著

送工部鄭尚書序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
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
聞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
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
許乃止度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
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
以變其南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
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
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
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
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
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
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

邊畫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
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
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
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入帥滄景德隸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
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
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
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
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
政而來歸疾也

工部侍郎

歷代沿革周之冬官司空中大夫也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

工部尚書統侍郎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平少常伯咸亨

復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宋元豐正名初除熊本元仍宋

制置之

羣書要語百工惟時命汝典制常衮制起曹書殿兼而委之自

集工侍兼集賢殿制

共工之貳南豐擬制飭五材程匠事冬官

寵列俾介厥司同上冬官之貳方此得人疇若予工汝為已試

曲阜郭知章制

疇若予工汝往為允紀綱繕修之政杜塞淫巧

之作曲阜制

古今事實

有宰相望

唐李棲筠字貞一為工部侍郎魁然有宰相望本傳

得中書資

帝問蘇頲有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唐書

重惜名器

宋太祖重惜名器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筆談

求拜退章

宋端拱元年工部侍郎同知朝京官考課雷得驥求致政先是與趙晉不協晉再入相制下之日德驥方立朝不覺笏墮遂拜

章求退普之讎也

指陳實事

宋張忠簡權工部侍郎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公上十事時應詔數十人惟公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實事斥言權倖無所回隱明日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者再回授御書一軸

首言典學

楊龜山先生時為工部侍郎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讀長編

工部郎中

歷代公董周禮大司空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晉朱本著

有起部郎中宋起部郎不常置梁陳改置起部侍郎隋初為
工部侍郎煬帝改起部唐武德改工部郎中龍朔改司平大
夫咸亨復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宋元豐正名初條范子奇
高遵惠元因之置工部郎中

羣書要語冬卿之屬公湜行李徽之制中臺起曹郎選尤重曲

阜制奇制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南豐范子

郎更令之高選工官號為劇曹張元方制

詩句身覺省郎在家須盡事歸杜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同上夔府書懷郎官幸備負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雖

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齋香粉署研並杜詩注公時乃工部

負郎不能請省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

古今事實

掌程式

唐工部郎中負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脩濬土木
之繕葺工匠程式咸經度之六典又掌興造工匠諸公廨舍宇
五行紙筆之事職貢令

知制誥

宋范杲以工部郎中知制誥會要

古今文集

律詩

贈工部郎中

王建

金爐烟裏要班頭欲待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愁入閣在先教

示小千牛

工部員外郎

歷代沿革

依周禮制置小司空蓋員外之職也隋開皇六

年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為工部員外郎

龍朔三年改司平員外郎咸亨先宅神龍隨改復宋仍唐舊

元置一人

羣書要語隋朝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帳藉

昔陶弘景代之高義始願四十為尚書郎而不遂國朝選著尤

因其良元積授羅讓工部員外郎制

詩句馨香粉署妍

杜詩注公時為工部員外郎不能詣省徒相

其官署之美耳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

杜詩不才名位晚敢

恨省官遲

杜夔府書牘

郎官幸備員

同上

雖為尚書郎不及村

野人

同上

古今事實

杜甫獻詩

杜甫有詩名元宗時獻朝響太清宮賦拜官祿山陷京師元宗

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甫間關奔詣行在拜左拾遺因房琯罷

相甫諫不納請告省家後嚴武辟為幕府拜工部員外郎劔南

西川節度府參謀官

本記

蔣係泣諫

蔣係遷工部員外郎又遷郎中宰相宋申錫為北軍羅織罪在

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於王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

工部分掌

山林川澤之禁

○舊虞部

歷代沿革 周禮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 魏始有虞部郎中

晉因之 宋齊省梁陳為侍郎 隋為承務郎 唐龍朔為司虞大

夫咸亨隨曹改復宋虞部無掌以屯田郎兼之 元工部以令

史分掌

羣書要語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周禮 帝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食曰益哉 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 書舜

職掌山澤

唐郎中員外郎掌京都衛關苑囿山澤草木及百蠻蕃客時蔬

薪炭供頓畋獵之事 唐書

虞衡之守

蒐田以時 澤梁有禁 虞衡之守 所以遂嘉生 參化育 南豐擬制

工部分掌

都水監都水

○舊水部

歷代沿革 後周冬官有司 水 中大夫有司 水上士 隋文帝有水

部侍郎 煬帝改承務郎 唐復故 龍朔改司水大夫 咸亨隨曹

改復宋水部無所掌 元設都水監 都水一員 並隸工部

羣書要語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 周禮

詩句 省中官最美 無似水曹郎 李餘慶

古今事實

掌津濟運漕

事 治書 侍郎中員外郎掌津濟船艫渠梁隄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七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樞密院部

樞密院

行樞密院同

歷代沿革 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永泰中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舊左右軍容多入為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 後梁

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院為崇政院唐莊宗同光

元年復以崇政院為樞密院晉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

事四年廢樞密院以劉處謙兼樞密奏議多不稱旨又處謙

丁內憂遂廢其院開運元年復置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

參知樞密院事宋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

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

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

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簽書之名始

此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元豐

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

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密院聯職輔弼非出

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專以兵機軍政為職元豐

樞密院掌凡武備機密之事有樞密使同知又有副使簽書

院同簽書其屬有判官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等職在外又置

行樞密院自副使始以下諸職皆同

羣書要語樞密院掌天子之機務及天下邊境軍馬之政令會

宥密之府總樞密於萬微王禹稱制樞謨靖密王曾制聽鮮

神機之劇小畜集典温省之務胡文恭行王疇妻制仍冠中樞

温公撰潞公碑宜冠聯於樞省王岐公集天極環樞神兵會府

文彥博制北樞之躔堯典神務賜張耆詔擢贊上樞回恭樞密

旋冠謨於宥省贈曾公亮批劄樞要之司六一集密勿之司楊

文公表樞使知院典機務掌兵政出納密命以佐邦治續會要

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同上宜總鴻樞温公集丹地迴翔便總

萬機之任歲表類

詩句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日衍汝來汝予

黃髮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

如勃石徂徠聖德詩

古今事實

天樞

後漢皇帝紀注春秋運斗樞北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也

西樞

熙寧三年詔曰國家以西樞內輔翊贊本兵任為重矣

專掌兵籍

李綱除知樞密院奏云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藉虎符二衙

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

法也傳信錄

專統兵機

李綱以右丞被命樞密奏云伏蒙聖恩除知樞密院事以被命

鴻樞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同上

三省聚議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呂源明堂塾記

三省同議

神宗改官制大事三省共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

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獨取旨行訖關

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退待於殿廡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同前

呈本院事

施大資點與樞密周公呈本院事上曰適來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關朝廷大體公復奏曰臣蒙陛下擢用日愧素餐疊蒙聖訓敢不竭股肱之力言行錄

爭西府事

韓魏公曰慶曆中王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常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魏公別錄

發宣頭帖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家塾廣記

陳朝廷體

見呈本院事

周知世務

李諮字仲詢謚憲成嘗知樞密院事諮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閒暇在樞府抑僥倖號為稱職東都事畧

召問治要

張忠定公熹字子公孝宗受禪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問為治之要公言內治乃可以外攘願詔百執事赴都省給札條具上大喜於是事大欲言不能自達者纖悉聞矣言行錄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十七
托以腹心

呂公著復同知樞密院事神宗手詔曰顧在廷之人有可以托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

收之桑榆

呂公著拜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謝因奏曰臣老於閭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知拳拳納忠以報恩

權衡人才

呂公著好士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叅覈以待上求上嘗謂輔臣曰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於稱物也

通畧

筆識諸將

劉忠肅公琪字共父道三年 同知樞密院公以本兵柄於

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 諸管軍統領官下至裨將佐日召三四人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

晦庵文集

古今文集

雜著

上韓樞密書

蘇詢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盖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之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兵理固然無足恠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厭兵項藉歿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土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歿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環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

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用枿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古戰勝凱旋
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
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犁耨
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
里猶且眴眴狼顧莫肯効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如何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植思而取名與天下爲喜樂
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救情盡心而不求名

出歔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
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謗好
名則多植私恩惧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
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
懽心而大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
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
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大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
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
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
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

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惟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武威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黃樞密書

朱晦庵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肅清中原以全界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喜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於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於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時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奸條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

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
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
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効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
君臣相戒兢慎祗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
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
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
取非以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切以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
其糧以食使東西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
其來蘇之望以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
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盧龍之
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及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然今日朝廷之
上侍從之列誰爲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
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
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
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
悉其衆挾其喪君之耻以來脩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
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
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
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徐徐以待天幸之來則
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
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

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
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古詩

王樞密 朴

王禹偁

西樞經緯才慷慨遇真主文學中甲科風雲參霸府直躬在密
勿未始畏強禦凭案讀古書箕踞視太祖澤欲浸生民休將還
邃古拆寺過武宗排佛如韓愈畫髮羣苾芻使之藝禾黍兵威
遂強盛人力不耗蠹世宗征淮甸委任當留務馬前拜侯伯階
下列榘斧叱咤氣生風將校汗如雨手築太平基胼胝不輟杵
具瞻人有望衰運時不與 云世豈乏賢良材難具文武曆象
過曦和文章敵燕許可能隨衆人冥冥歸塵土

樞密使

歷代公董 唐初延英宰相奏事樞密使立侍得預聞 五代後唐

初以宦者為之後 梁始兼用士人 晉天福四年廢樞密院開

運元年復置 周亦有之 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建隆

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

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

密副使 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官皆文武參用大中祥符七

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為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亦不帶正

官開寶九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帶節

度自此始也 至道三年以鎮海軍節度曹彬兼侍中充樞密

使彬自節鎮入秉旄鉞 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

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太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為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院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為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閏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序竝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竝班恩數竝依宰臣元亦置樞密使

詳見樞密院門

羣書要語

自贊襄於衮職宜總領於星樞

王隨制

置使典樞本

兵總務

胡文恭制

法置弼陪幄議兵

同上

召置法樞付畀大

柄

批卷宋庠表

位登樞宥之冠

蘇魏公集

顯膺制命首贊樞庭

六一集

尚虛黃閣之居始建紫樞之位

光膺制命登贊國機

並同上

頃陪讓於宰塗旋冠謨於宥省

牋表類

導上帝之命象

在北樞本天下之兵侔于台府

參裨四輔冠領萬樞

並同上

位冠中書

除文彥博制

古今事類

降麻閣門

唐僖宗乾符六年以李順融為樞密使降白麻於閣門出案與

將相同

通鑑

宣麻公廟

舊例樞密使未帶使相省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試是任乃
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續翰林志

東院行印

後唐樞密使凡東西院二員宋朝亦東西院但行東院印會要

殿西候旨

唐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
畢案前受事

號稱二府

樞密使宋朝首命趙韓王普時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
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
相之權會要

典掌萬機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克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
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
篇賜之曰讀此則可以免面墻矣同前

位極人臣

莊宗朝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兼內外謀猷獻
納必盡忠規士族朝論頗以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五代史

權侔宰相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至梁始用士人其
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
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

安重誨傳

百度寢理

晉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為使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寢理

五代史

諸軍稟畏

周太祖之將鎮鄴也蘇逢吉請落樞密使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洪肇曰兼帶樞密所冀諸軍稟畏逢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

周知四方

曾魯國宣靖公公亮字明仲拜樞密使公在政府修紀綱除弊事裁損冗兵又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象

地理遠近

言行錄

不錯一事

王文定公召拜樞密使公在右府憂邊思職動中機會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公應酬羽書號令賞罰明審平當上亦稱其毫釐不差樞密錢良臣語公曰近郭隸嘗云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一事

樓攻魏集

汰兵為民

龐穎公籍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多而國用困竭於是人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邊儲由是稍蘇焉

言行錄

戒軍掠錢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七

十一

德壽堂

郭崇韜為樞密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估一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

宣撫惟卿

周文忠公必大除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備殫忠勞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

言行錄

兵權付卿

韓世忠除樞密使上謂世忠曰朕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宜合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功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木者又何足掃除乎

同上

改詔救濫

張居翰同光中為樞密使偽蜀王衍既降以遷其族於洛陽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賁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書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衍就戮止族其家近屬而已其偽宦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功也

獻財助賞

郭崇韜為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初崇韜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遺賂成風今西方候藩多梁之舊將皆吾射鉤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惧乎及禋郊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朝服侍上

唐昭宗初即位有事于園丘宿示于武德殿時兩中尉兩樞密

皆朝服侍上

公服危坐

曹武惠王彬帝前密論天下事無不合上意而公堂會議如不能言太祖益所器重在宥密嘗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一鼓方罷已待漏禁門矣雖霜雪不易其操如此者凡八年同上

爭事上前

慶曆三年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出行門下時為叅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東都事畧

親賜隸字

夏竦為平章事臺諫文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隸恭儉二字賜

之又賜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同上

虜使謂得人

王德用武臣也仁宗朝再入樞府為使是時富弼偕契丹使來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

長編

天下望為相

田况拜樞密使天下顛顛望為宰相以致太平

不按匿名

長興三年邢州汝州戍兵還見訖於殿庭遺下匿名書論本指揮元霸率歛人錢物帝令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名文字准格不治禁訟端也不宜按問乃止

請定常例

大中祥符中詔樞密使帶檢校平章事者不告引止於本廳贊
喝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例先是曹彬以樞密使兼相
不告引故止用彬例

厨中賜食

宋朝之制大宴樞密副使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
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
門謝則與諸司使副班于庭中故朝中爲之語曰厨中賜食階
下謝衣

道中奪印

曹利用天禧三年爲樞密使後拜爲鄆國公退朝歸私第道中
有狂人奪其印以爲不祥未幾以姪訥所累而貶歿天下寃之

帳卧召問

莊宗卽位郭崇韜爲樞密院使時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
以河爲界莊宗不悅獨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親御
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兵望風自潰旣若僞王授首賊
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
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

笏擊罷出

張耆初以恩幸爲樞密使時晏殊爲樞密副使上言耆初無他
才能徒以恩幸遂極寵榮天下有私狗非才之議忤太后旨坐
以笏擊僕出守南京上雖知其不當罷然不得已乃曰他日朕

當大用之終以為相

會議俛睡

房昂與趙延壽同為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助居中用事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朝廷議事昂與學士等環坐會議多於眾中俛首而睡其避事如此

讀奏不曉

五代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重誨多不曉文義

古今文集

雜著

除富弼樞密使制

范鎮

兵布于天下而至眾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靜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付畀茲謂劇艱前推恩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特進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富弼文武相資柔剛竝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為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遂去况夫西漢而下巨唐以還訖于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復以為權宜而卿因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之任重倍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初續紹正賴經綸幸元老之聿及偕眾賢之同濟庶幾涼德罔累慶圖

除文彥博樞密使賜功臣制

王珪

天極環樞止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謹
 不平進德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
 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官某器閎而深材敏以
 濟早貴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形家國之盛節
 以文武之畧輯將相之大猷肆纂命於皇圖乃離憂於喪紀迫
 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旄之載舉折衝境外方
 將出憺於王靈收畫幄中曷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廷之務重
 符巖石之瞻於戲過任北戎未厭貪驕之志身盟西夏猶苞狂
 忽之圖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代汪樞密辭免表

汪藻

入參廟算方俟黜幽進長樞庭更叨圖舊仰荷褒揚之過實深
 盈滿之憂敢布腹心仰干旒宸中謝臣竊以聖主之用人也必
 量其材之所至忠臣之事主也先度其力之所堪故為之上者
 靡傷知人之明為之下者得逃曠職之累一失此道兩乖厥宜
 如臣者初乏經綸特緣遭遇二紀服周行之末一朝居多士之
 先昨叨近弼之除已過平生之望豈有方更於晦朔居然躡次
 於鈞衡雖至無知敢忘自揣伏望皇帝陛下以隆寬覆物以獨
 斷馭臣知愚誠蓋出於由衷於成命何嫌於反汗別求賢佐共
 圖宏濟之功無使孤蹤益重疾顛之禍

謝表

汪藻

本柄于中久汗樞機之地進班其首更叨綸綍之恩蒙眷獎之

非常私瑣材而不已安危所繫榮俱交深中謝伏念臣生江湖
 之鄉非廊廟之器偶扞防於牧圉蒙記錄於冕旒當中興無文
 武之材有慙吉甫乃一見受腹心之寄自比留侯荐膺推擇之
 榮遂處弼諧之任謀參帷幄職總韜鈴永言國步之屯方賴廟
 謨之勝外有交侵之強虜內多竊發之姦民兩河未復於輿圖
 二聖尚勞於岳狩非兵莫濟得士斯昌豈伊章句之腐儒堪此
 朝廷之大任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稽古志在宅中躬堯舜
 之仁雖欲躋民於富壽據高文之憤不忘克已於憂勤詳延左
 右之臣猥及下中之品臣敢不兼收羣策務究遠猷念國家嘗
 膽之憂適當今日豈臣子捐軀之報或後古人

代汪副樞辭免表

汪藻

聖神有作方收海內之人豪縣薄何功遽本朝廷之兵柄顧超
 踰之已甚雖庸情以知辭中謝竊惟樞筦之司實次鈞衡之任
 唯時初載順信獲助於天人宜帝遠圖安危注意於將相倘以
 小人而大受孰宣元老之壯猷如某者生本寒鄉出陪多士早
 從外補甘心簿領之勞浸齒周行敢意功名之會昨屬裔夷之
 謀夏猥承明詔以臨州內撫三軍雖無竒策外乘一障僅守故
 封會帥幕之輦開總兵符而入侍扞防牧圉跋履山川逮九五
 御圖之初預三千同德之列負羈縶而巡天下自知罪戾之多
 聽鼓輦而思將臣敢幸搜揚之及旣委腹心之寄仍加體貌之
 優非不願榮俱終速謗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諒危衷收
 渙汗之誤恩責捐軀之後效義非所處雖匹夫不可以利回情

有可矜在明主固容於理奪

餘見樞密院類

樞密副使

歷代沿革

五代梁崇政院置副使一人周未闕宋建隆中始以

樞密直學士趙普及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等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凡樞密院皆參用文武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竝為檢校太保充樞密院副使不帶正官元樞密院有樞密使及副使行樞密院則只自副使始

古今事實

有宰輔才

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器不宜局在兵庭上從其請以仲淹參知政事長編

有公輔器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言行錄

士民相慶

呂正獻公公著拜樞密副使初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視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嗟言行錄

士夫相賀

慶曆初元昊納款遂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士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仲淹非惟社稷幸乃天下生民之

幸 長編

持法守正

王文忠公堯臣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濫恩倖請各隨其事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皆著為定令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止倖去弊

富弼除樞密副仁宗責成於公開天童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遣中使二人更督之公主北事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守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議差役弊

熙寧中韓絳遷樞密副使神宗問天下遺利公對求遺利莫若盡地力退具疏以謂害農之弊莫甚于差役請委臺諫侍從

集議

補邊防闕

歐陽公脩為樞密副使公在兵府與曾魯公取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

補長編

却偽蜀獻

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有以珍寶為獻者皆却之東歸總圖書數卷上聞其清簾擢為樞密副使

長編

辯轉運誅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之軍糧太宗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其人首丞相呂端不敢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不材如是即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材使得待罪二府臣當不避死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馬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

奏事盡言

言行錄

韓琦為樞密副使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阿意希旨

王沔臨事明察有通時之用頗苛碎深刻不以至誠待人能阿意希旨以自固祿位與張齊賢同任樞密副使頗不協

古今文集

雜著

除歐陽脩樞密副使制

王疇

九詩美吉甫以有文武故賢特之士無施不可朕惟天下之重兵本之寄委于廊廟之臣責其講畫之用則待遇之意付吳之際敢不慎乎苟非材英豈易圖任具官某學通古今之宜性符

履道之直議論明正懷負高爽久居禁近之從屢更中外之事
選所踐試悉著聲實今樞筦之地籌勝是經擢貳大猷適時休
績惟公忠可以成務惟寅亮可以就功往其慎哉無廢朕命

辭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惧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
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
二府顧任人之得失當繫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
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學古終迂
濶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
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措危躬於禍
咎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

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之懇至被明詔之
丁寧惟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
豈謂伏遇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竝選矜舊
物以不遺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
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
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歐陽脩

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雋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旣牢
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
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
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竝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

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分毫顧質早衰况漸凋於齒髮但思藏
 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
 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失措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
 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
 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免俾承闕之以效
 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遇之會職思以位庶免於
 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律詩

賀蔡副樞平羌慶捷詩

王介甫

城郭明王據兩隔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
 今不解累幕府上公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儀國家道泰西戎
 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簽書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

元懿公

以樞密直學士簽

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竝以右諫議
 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檢校太傅馬知節為
 檢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
 為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藩鎮自
 此始也元豐官制行使副簽書悉罷元祐初復置簽書樞密
 院事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

王彥霖劉仲

馮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學士簽書延康今為端明自是
 遂為故事

元詳見前樞密院

無正負

簽書無正負為使之貳

續會要

不次用

王巖叟元祐六年拜簽書樞密院入謝延和太皇太后諭曰知君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退曰願陛下用人之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二聖深然之

言行錄

訪備邊事

馮拯簽書樞密院真宗訪以邊事拯以為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累糧

其勢足以決勝

事畧

建中興議

權邦彥字朝美終興間公在樞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又建中興之議

言行錄

學士簽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

春明退朝錄

檢校簽書

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校太保竝簽書樞密院事又王德用字元輔累任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

會要

諫議簽書

興國八年張齊賢王沔竝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同上

宣徽簽書

端拱元年以內客省使楊守一為宣徽北院使簽書密院事上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樓鑰

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蹟仕其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為奉親置散授閑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剝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茲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於六官且悉歸於眾職宜為適分何敢僥求况已越於縱心比再祈於納祿不圖睿眷擢遙樞臣典選固難尚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

居寵加秘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恩下逮群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君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與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倘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表

樓鑰

誤恩下逮俾綴邇聯遜牘上陳未頒俞旨仰冒蓋高之聽不嫌再瀆之煩中謝洪惟累朝特重右府豈獨為三軍五兵之本抑使聞一日萬幾之微才則甚難官何必備顧愚臣之無取荷上意之深知起之掛冠閒廢之餘處以持橐清華之舊強顏寢久告老未諧尚不堪朝夕之論思何以裨夙夜之宥密進寓承明之直更列元良之賓揣已奚堪逾涯莫甚欲望皇帝陛下俯垂

淵鑒洞察忱衷念已迫於桑榆蓋居閑地倘未遺於簪笏姑寘
從班別求經濟之材以翊昇平之運

謝簽書樞密院事表

樓 鑰

銓部爲真猶未經於滿歲機廷造貳乃遽辱於頒恩遜避靡遑
周章增惕中謝竊以官莫崇於執政職無重於本兵必求文武
之全材以任國家之重事邊隅甫定尚勤宵旰之憂邦域以寧
允藉弼諧之助豈應疲瘁可與幾微如臣者資實腐儒仕叨法
從由久司於封駁故多積於怨仇十載歸閑仰戴乾坤之施一
朝收召復觀日月之明不堪聽履之華復上垂車之請敢期誤
渥俾贊洪樞血氣旣衰止合奉身而去軍旅未學曷知基命之
嚴玷書殿之清班忝儲局之下客被繡轡於上駟束鐻帶以襲

衣采食有加寵榮已甚茲益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政務圖
新謂代言於受禪之初未忘孤迹迨趣還於更化之始深閔凋
年豈云術業之可稱蓋自眷私之過厚遂容佞倖倍切凌兢臣
敢不深感隆恩愈堅晚節老當益壯固欲殫報主之忠耄矣無
能終恐負知人之鑒

同簽書

古今事實

始於治平

樞密院舊制無同簽書樞密院事者治平始以郭達爲之

神宗

正史職官志

治平二年令郭達以宣徽使爲同簽書樞密院事

長編

諫議同簽

太平興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汚竝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

密院事春明退朝錄

處資淺才

簽書大抵以處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副

若武臣擢預國政只除同簽書職源

舊都承旨

都事

歷代沿革都事舊無其官宋樞密院有都承旨似其職也蓋自

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是時都

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遂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

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閣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

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寧熙五年以尚書比部員

外郎集賢校理司脩起居注魯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脩

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

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

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至崇寧以

後則專用武臣矣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書充徽猷閣

待制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大臣自子書始建炎四年

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

月辛道宗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竝差兩制

為之元樞密院可無都承旨而有都事之官名異而職則同也

羣書要語 宣納密命

曲阜除范純禮制

贊右府評議之微

同上

樞機之地親承密旨雖在副介亦須得人

曲阜除曹誘制陪輔

佳嵬以承密旨

除劉奉臣制

右府管天下之機務而承旨佐佑

參總焉

淇水除張誠一制

古今事實

掌宣密命

都承旨副承旨掌承宣密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

四朝志

檢察功過

都承旨從五品副承旨正六品通領院務及承百司之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而陞黜之凡御崇政延和殿則陞階侍立若禁

衛兵校試技藝及蕃國入見則隨事敷奏所得旨以授有司

神

宗正史職官志

請委疆事

王巖叟字彥林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入專請以疆事委荆南唐義問遂草檄文諭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為徼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綏寧

言行錄

為言邊防

洪文安遵蕙權樞密院都承旨公既以近臣兼承密旨邊防民隱每為上言二衙春夏牧馬夏菰城仰給蘇湖秀三州適積水滄田有司預請倍輸夏麥以補芻粟北虜索劉孝恭等二百家公皆執不可軍器剋敝命公料簡公區別良窳眾謂非熟於軍

旅者不能也上以是有大用意

周益公集

正人宜留

劉安世作都承旨待制范相

純仁

之出由安世童疏已而復拜

呂相

大防

遂擬安世真定宣仁難之呂云劉安世曾言范純仁

今既復用宜少避之宣仁曰今既不作言事官自不相妨其後

樞密院奏事宣仁由前語韓師朴

忠彥

如呂之對宣仁曰如此

正人宜且留朝廷遂輟

言行錄

文館兼領

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充史館脩撰兼都承旨文館兼領自此始

古今文集

雜著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楊廷秀

此記為都承旨作其間以事其事不事其事反覆為言則今日建都事之職亦此意也中書樞密院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副承旨曰檢詳曰編脩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縝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脩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脩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為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委之曰無

事乎事其事以樞屬之職是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
院曰同知曰僉書曰同僉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為長貳均也
是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表遺下之禪也下無以禪
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蝼蝻以士師
諫工與士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為樞
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禪其上
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
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
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十七

終

